

造成功業
英勇創業
從前二次的探險都是沒有成功
現有人決定明春再往登峯造極
備有許多新工具和計劃去努力

，還物人袖領的圖險探峯斯勒佛埃山雅拉瑪喜次
職退之府政度印由乃近最治萊特勒，德高施及（
有會並，究研之切深有均等俗風民人藏西乃山雅



——高騷與何杰之談話——

鐵錳礦最多錫礦亦不少
最好礦區在富賀鍾一帶
富陽與北流則均產瓷礦

黃氏談話 (廣西通訊) 袁誠、今侯欽候稍待時、即將赴粵參觀一切。雖有此舉、而返粵計劃一切、均於速時、再決定。北流一帶、因該地亦頗富實非尋常、惟關於辦理該項工程、實非尋常、而地方之投資、亦不輕易發動、蓋投資者方面、向某處投資時、必有三點考慮、(一)被投資省之政治安定、否則投資後無資本保障、(二)預算所投之資本、何時可以收回、(三)政府應有援助、如銀行及保險公司之總提撥等、今人欲廣興省(廣西)之富庶之努力、王氏此次來桂之目的與任務、深願於觀察該省之問題、最主要者、即為實業之投資、現今在粵已有公司之租地地點、附註豐富之地址、在廣西之地址甚少、而工廠在廣西者、亦須加以調查、如礦產處所、用機器製造、每日必產、當經法多製造、(黃氏須視之)故辦事之人對於開採礦產重要、故辦事之人對於將來建設後之人才問題、亦不能忽視云云、當時氏、并詳陳廣西困難、諷刺極詳、以各事其困難頗多、談至此、記者乃告辭。

何氏談話 復訪廣西黃地中山研究會秘書何氏、記者全將全省各地實業調查完竣、已於月前發給計劃、送黃主事於省內(前廣西)黃廣等、屢經派員分赴各縣調查完竣、

黃氏談話 (廣西通訊) 袁誠、今侯欽候稍待時、即將赴粵參觀一切。雖有此舉、而返粵計劃一切、均於速時、再決定。北流一帶、因該地亦頗富實非尋常、惟關於辦理該項工程、實非尋常、而地方之投資、亦不輕易發動、蓋投資者方面、向某處投資時、必有三點考慮、(一)被投資省之政治安定、否則投資後無資本保障、(二)預算所投之資本、何時可以收回、(三)政府應有援助、如銀行及保險公司之總提撥等、今人欲廣興省(廣西)之富庶之努力、王氏此次來桂之目的與任務、深願於觀察該省之問題、最主要者、即為實業之投資、現今在粵已有公司之租地地點、附註豐富之地址、在廣西之地址甚少、而工廠在廣西者、亦須加以調查、如礦產處所、用機器製造、每日必產、當經法多製造、(黃氏須視之)故辦事之人對於開採礦產重要、故辦事之人對於將來建設後之人才問題、亦不能忽視云云、當時氏、并詳陳廣西困難、諷刺極詳、以各事其困難頗多、談至此、記者乃告辭。

何氏談話 復訪廣西黃地中山研究會秘書何氏、記者全將全省各地實業調查完竣、已於月前發給計劃、送黃主事於省內(前廣西)黃廣等、屢經派員分赴各縣調查完竣、

第七回

第七回

爲悅己容顏來露心跡
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

桂英在那聲一笑之後，自己也就感得笑受笑矣，明知人家必定疑心，便道：「你們對於我這一笑，有點兒不明白吧？張濟才笑道：當然是不明白。玉和道：是我起錯了牌吧？」桂英笑道：「不用猜了，我們還是鬥我們的牌罷。」她略笑如此說着，心裏可是在想着，我的心事，你怎麼猜得到？我心裏是在想着，這位先生的手，怎麼這樣子白淨？真像一個女人的手一樣。這要是在他手上帶上一個戒指，若是不把他當個男子的手，那才怪呢！如此想着，若是不覺微微一笑。張濟才道：「白老板，你今天是什麼事高興，老是這樣子笑。桂英這話才忍住了，笑是：我是想起了你們太太和我說的話，所以我笑不要笑。至於笑的是什麼，那是大姑娘的事，你可不能問。張濟才道：我才愛管這閑事呢？回頭我不會問她嗎？桂英想起了和秋雲兒的話，真是不能問。自己隨口撒的一個謊，却撒的話不大高明。便笑着連連向他搖手道：「不管我們說的是什麼話，你不許去問她，你要問她，我就惱了。張濟才笑道：這事就逐着有些怪她，她和你說的話，我可不能問。桂英笑道：就是這樣子一點怪氣，只許你們說，不許你來問。張濟才道：玉和，你說有這個理嗎？你猜這是什麼事情？他這一問，玉和就夠爲難的了，自己也是不知道要怎樣的答覆才好。恰是桂英的脚，由茶几腿邊伸了過來，向他的腳碰了兩碰，而且立刻

眼睛向他一轉眸子，眉毛跟着一動。玉和這下子，真糊塗了，不知要說什麼時候，這牛兒的牙牌，應該是一人出一張，互相順接的，他這個時候，見牌上放了一張地牌，自己也用一張地牌去接上。接過之後，又拿一張么五去接着，再拿一張梅花去接么五。他一個一個白出去接着，桂英在一邊看着，也不作聲。張濟才用手碰了他一下問道：怎麼回事，你自個兒鬧着玩就完了。他接上，別讓人家動手，你一個個人出着牌就完了。他聽到人家說着，才明白過來，可不是自拉自唱，一個人鬧個鬧戲嗎？不由得臉上的紅着，心裏真有些么頭兒丟了，接不上人家，所以只着把牌出上，白老板也不出牌，我只當是人家出的呢。桂英將牌一推了，全部分的牌都亂了。笑道：本來我手上下沒有么頭了，不讓你自來兒接，怎麼辦呢？這次算是我大大的輸了。重來罷。秋雲在外面聽到，走進屋子來，笑道：是輸了嗎？你該受罰。桂英嘆了他一眼道：別胡說，輸我什麼，我不犯什麼大罪。秋雲這一來，屋子裏熱鬧起來了，大家只管說笑，就把頂牛的事，放到一邊。也不知道何原故，玉和自從和桂英玩了一會兒，就相幫得多了。這也不必打牌，也不必頂牛，大家坐在屋子裏說說笑笑，一玩了個挺飽。吃過晚飯，大家又坐着談了一會，也是秋雲有意讓着桂英玩，便笑道：我發了牌了，咱們唱上一段，好不好？

遭後母虐待價賣妓院
不堪蹂躪請律師救濟

遭後母虐待賣妓院
不堪蹂躪請律師救濟

坐困於芙蓉城中、近

令就脫後，毋得稍違，乃父況
嗜好終日坐臥於茶壺城中，近
數日幾至失敗，家計頗絀，一毫
口腹至無以聊生，後母乃縱
魚其父，將林弟押解於愛多亞路
旁，多里萊花院摘，確寶姐處為
愛多里萊牌戲，定名曰珍珠花
，從此

壬人整行，火攻
所有衣服用物亦應一併送來

亦須照常接客、不獲
參朱先生

自是每晚必一樓皮肉生肌，雖難禁，
有惡疾，亦須照舊接膏，不確
乃延王培基、張道衡師，具函稟告
薛帥，遂連夜收城，略云：「竊當
事人朱林弟女主（即老六），命途
所歸韓、林弟生連長來，」余途
多舛，生父沉酒善好，後復押
送後座，於十六歲時，被英押
于薛阿榮及其母黃氏處，虐為娼
，悲慘應歎。從此積習，如鴉片、
賣人狂賭，而隨處更求加害，

珍珠花近影



顯得高漲了，每天報紙總有幾則固然，有的確是爲了生活的窘

失業和生戀雖然構成自殺的主要原因，而不去抓住時代的精神、民族的意識，以毅勇的志、沉著的態度去向前奮鬥，這也畢竟是個原因啊！

朋友了，同學們是這樣的不助

又已吃下藥劑，連報了校長，於是，立刻將她及女士緊抱地進醫院去診治。

在當日下午，接得醫院的電話說：「貴校女士中毒，經院醫師診斷明確，心腦室無異，惟精神稍衰頹耳！」

第二天，該校壁報上刊着這樣一則滑稽而諷刺的啓事：

敬啟者，鄙人茲因環境惡劣，戀愛失敗，

如多吃一根香烟」。車夫看○一團。

馬斯南路

都

我情情的，在這
殘缺的樹葉，紛
那醒樓的高樓，
月光下，我凝視
我佇立在這落寞

遊記

「甚麼？你拉破我的衣服
起發？你想損錢麼？」說
二打黃包車夫一記耳光。

當駐高氏因走避（豐）林
所部防軍，由該師軍械官楊
代爲接見，據談、該師共

三圖，計四百九十九團防，分駐各縣，第五百團防駐，第一營駐沙步縣，五百團防駐縣，尉高郎。縣部大校閱，武安郎已校閱，在總校閱五百團防，果在期有她的來信，果像什麼？我是何等的高興啊！

真的，一切使我，忙忙向承辦翻譯電文，再三懇求關注，希冀再三三了。

那兒的雷光，一切，又都發殘的爛壞，那高郎的四面更我描寫的，在

汽車，到書局去買一本翻譯電報號碼。

[illegible]

仰觀此台，係依東北城角所建，進門眼上階二十餘，就東面城牆上有一石刻云，「途流車

此八字爲壬午之庚續上有一石刻篆書詩：「千年此地尋遺事，獨對西臺

大草，因在旁晚大雨之際未辨其爲何文，誠憾事也。由此

郵筒

伊深君鑒：秋姑及悲劇的開始已發刊，譯稿日積著人送還，因各處無人收，今暫存社中。前讀來函，謂以悲劇的開始同密者前另有一稿，但此稿

劉雲飛出市熱辣的香味

在晚上，兩只低低綠的，肥的，瘦的，我們的臉上滿著黃和石灰的胭脂，吃人的眼睛，個路人的面黃。那香，的芬芳，充塞着這灰灰的空氣，連形骸都死了着腳步，在姑娘們的鼻

記者
★
.....
他處。
.....
蘇才語臣
★

○

獨行

放歌

楊帆

「去罷！去罷！去罷！」
衣女郎，在他的船角
「？」
「去罷！喝杯茶」
「口不渴，茶不」
「去罷！喝茶，茶」
「還可以什麼？」
猛地，像沙場上
來個各色俱全的姑娘
「同家裏來呀！『連

我他行，

「……」一看到這地方，我十分
漸漸的冷了！當我匆忙的回到家裏
是……」

○

她呢？她自然比我更
才不知是怎樣過下去！
但偏是見不得，連寫封
過得？

雞我不絕的攪動。

[illegible]

沉何足惜，咸陽宮闕亦成灰。
惜未書何人所題，在此台
外遠眺，可覽遠近村莊，

一夜
曉光

，那一段濁的血腥氣

下，將齊地鋪着紅的少的各色的嬌娘們，她白的白粉和豬頭一樣紅，只探探地閃着每一，一切人盡的巴黎市場道，白裏的一派清涼，厚人探過這裏，也緩緩地斜瞥一眼，但是，

他像電燈般刺在街

「哦也似的跑過一個紅綠燈，」

「哦也似的跑過一個紅綠燈。」

他愕然了。

以：「陳君醒傾說。」

苦的心在顫動了。

王復經一頓的將過來十里的拉，拉的理，並且與他去，暮夜，那頭

從娛三寶的重圍中逃出生
一幕活劇，邵笑得拍起掌
拍手叫好的聲音東傳：「

「什麼話，只是抱着懷戀的
我而去了！」

她一切失了自由，她的日子
心的愛我，她定然想見到我
不可以，天哪，這日子怎能

哭罷！也許我的一生都要哭

爲這過錯全在我身上——
錯。離此時的苦痛，更不知
成了——一條小河。
？一定的，不然她回家後還
寄給我？
片，唉！更使我爲分的難過
大概要完結了，我們愛了意
苦可以不苦，但我們的精神
去樣才可以放下呢。
穴的紅霞，說不定在霞光裏
她能每天看着初升的太陽，
的心上。唉！過去時，現在
！我怕我想到「過去」而悲
唉，我更怕想到我「將來」